

日本學生學習華語的聲調偏誤分析:以二字調為例

張可家

陳麗美

高雄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研究所

國立成功大學外文系

visit@pchome.com.tw

leemay@mail.ncku.edu.tw

摘要

外國人在學習華語的過程中，聲調是最感陌生和不易掌握的難點。朱川（1994）提出許多日本學生學華語遇到二字詞時，不論這兩個音節原調是什麼，一律誤讀為「升降格」。何平（1997）認為日本學生常常起音度掌握不好，在聽辨上聲（三聲）與去聲（四聲）、陽平（二聲）和上聲（三聲）、陽平（二聲）與去聲（四聲）方面非常困難。往往區別不開陽平和上聲，十分容易把上聲當作陽平。造成上述問題的原因是因為受到母語音韻系統的影響。標準日語（東京話）的高低重音特性是呈現在各個音節的高低起伏，而且第一個音節和第二個音節高低一定相反。本文以語音分析軟體 PRAAT 分析聲調變化，並討論日本學生在學習華語和以華語為母語者聲調的差異。研究結果發現，本研究中兩位日本學生在唸華語二字調時，第一個音節為第二聲和第三聲的錯誤率最高，而且聲調偏誤率集中在 2-1、2-4、3-4 的二字調詞組。

一、前言

華語語音的最大特性之一就是聲調，華語的聲調特性是每個音節都有固定的聲調，不但有高低之分，還有升降曲折之分。聲調的聲學特性主要是由音高來決定的。但是聲調高低不是絕對的，而是相對的，也就是說不同的人發音的調域不同，同一個人在不同時候發同一個音時其中的音高也不完全相同，一般來說，男人音高比女人低，成人音高比兒童低。因此所謂的相對性就是說話者本身的調域內高低穩定性。

有些教學者建議以單音節詞練習來彌補華語學習者的聲調錯誤，但是實際教學中可發現連調的練習更重要，特別是二字調的練習。通常華語學習者經過反覆的練習幾乎都可以掌握到華語單音節的四聲，但是一旦讓學生唸兩個音節以上的詞語，其可懂度和自然度就大打折扣了。造成這樣的原因在於學習者和教學者往往忽略了在語流中的聲調的配合的模式：如變調的規則和連調模式。在二字調、三字調、四字調甚至五字調中，尤其應該以二字調為主。就如同朱川（1997）所說，語言教學應該有個界線不能漫無目的，他認為連調教學應以二字調為主，基於以下兩個原因。第一點、二字調幾乎囊括了語流中各種單字調的連接方式，所以二字調是基礎。第二點、現代華語多以雙音節詞為多。所以二字調的練習可以避免只練習單音節詞的錯誤，也可以解決大部分連調的聲調問題。

在說話的連續過程中，華語聲調的連續變化對學習華語的學生相當困難。在實際教學中也發現，日本學生在學習華語時，往往因為在表達時將聲調說錯了而造成溝通上的困難。本文以華語雙音節詞來探討日本學生在學習華語時聲調偏誤的現象，尤其在哪些聲調會產生困難。並探討日語的重音對於日本學生學習華語聲調的負遷移效果，以期能對華語文發音教學上有所助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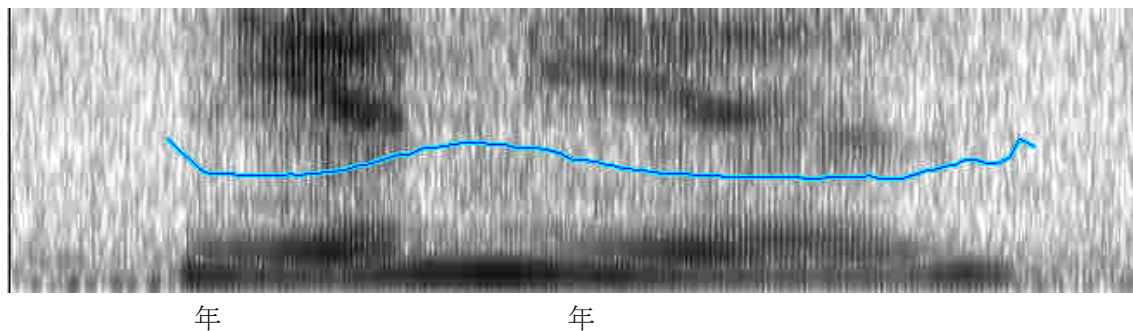
二、文獻探討

2-1 華語和日語的語音特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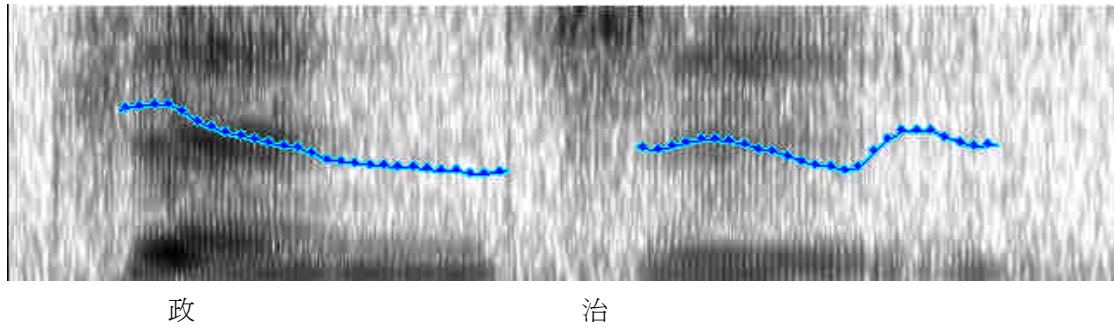
華語的每個音節都有固定的聲調，字音的高、低、升、降是由聲帶顫動的快慢決定的〈見表一〉。華語聲調的構成不僅僅取決於音高，還取決於音高之間變化所造成的平調、升調、降調和曲折調型。華語的聲調跟音強、音長也有一些關聯。音強指聲音的輕重或強弱，譬如華語的輕聲和音強有關。目前描寫和紀錄聲調調值最簡便、有效的方法是趙元任先生所提出的五度制標調法。五度制標調法是把聲調的音高分為五度，並用一條豎線四等分，確立五個座標點，自下而上用數字 1、2、3、4、5 分別表示低、半低、中、半高、高五度音高。然後用線條的方式從左至右把各個聲調的具體音高變化標出來，通過聲調高低升降或曲折變化顯示各個聲調的具體調值。吳宗濟〈1992〉提出華語二字連讀變調調型在表達時，當前後兩個聲調的升降起伏相連接時，會盡量使兩個聲調的連接處平滑些，如前調的尾高而後調的頭低。這種前後相互遷就的流程還帶著一些寧低勿高（第二個音節的高度會比第一個音節的高度還低一點）的趨勢，譬如當兩個陽平相連時，後一個陽平調就會變成低升〈見圖一〉，當兩個去聲相連時，兩個音節的去聲互相影響起音都變低了〈見圖二〉。

表一 參考音高頻率

半音及唱名	參考音高
12 Do	220 Hz
11 si	207.7
9 la	185.0
7 sol	164.8
5 fa	146.8
4 mi	138.6
2 re	123.5
0 do	110



圖一、以華語為母語者發 2-2 音，藍色是標示聲調



圖二、以華語為母語者發 4-4 音

日語語音特性中和華語聲調有相關的就是重音（アクセント， accent）。渡邊弘史（2003）提到：全世界的語言類型中有兩種重音，一種是「強弱重音」（つよさアクセント），它是利用噪音的強弱來辨別語詞，另一種是「高低重音」（たかさアクセント），它是利用噪音的高低來辨別語詞。日語就是屬於「高低重音」（以下簡稱為重音）。王壽雲（1997）、重松淳（2001）提到日語的「高低重音」可分為「平板型」（へいばんしき）和「非平板型」（也稱為起伏型きふくしき）兩種。王（1997）還提到日語某些「拍」要高讀，某些「拍」要低讀。日語的「拍」是指發音的長度。「拍」和音節不同，如：しんぶん（新聞）有兩個音節，可是有四拍，日語的高低重音是表現在拍當中，而不是在音節中。

「平板型」和「非平板型」的區別在於「平板型」沒有「重音核」（アクセントかく）的音節，即單字內部無由高音到低音的音程變化。而非平板型則有重音核。「非平板型」又可分為三種：1.頭高型 2.中高型 3.尾高型。簡明日漢辭典（2002）中以金田一式標記法在日語單詞後標記◎、①、②、③、④、⑤等記號說明音高的變化。◎型表示除第一拍低讀外，第二拍以後都高讀，並延續到後續一拍的助詞，這種音調屬「平板型」，如：はし◎（端）、ともだち◎（友達）。①型表示第一拍高讀，第二拍以後一律低讀，該音調屬頭高型，如：ねこ①（猫）。②型表示第一拍低讀，第二拍高讀，以後又低讀，後續的一拍助詞也要低讀，該音調中除兩拍的單詞屬尾高型外，三拍或三拍以上的單詞都屬中高型，如：かわ②（川）、のみもの②（飲み物）。③型表示第一拍低讀，第二拍和第三拍高讀，以後又低讀，後續的一拍助詞也低讀。該音調除三拍的單詞屬尾高型外，四拍或四拍以上的單詞都屬中高型，如：おとこ③（男）、みずうみ③（湖）。④型表示第一拍低讀，從第二拍開始直到第四拍都高讀，以後又低讀，該音調除第四拍的單詞屬尾高型外，五拍或五拍以上的單詞都屬中高型，如：おとうと（弟）、わたしぶね（渡し舟）。⑤型表示第一拍低讀，從第二拍開始直到第五拍都高讀，以後又低讀，該音調除五拍的單詞屬尾高型外，六拍或六拍以上的單詞都屬中高型，如おしょうがつ（お正月）、たんさんガス（炭酸ガス）。

根據上述型態可以歸納出標準日語（東京話）的重音有以下幾點特性：一、一個單詞中，只能出現一個高讀部分（一拍或幾拍連在一起），絕不會出現兩個高讀部分。二、一個單詞中，第一拍和第二拍的高度必不相同。若第一拍為高讀，第二拍必是低讀，若第一拍低讀，第二拍必是高讀。三、華語聲調第一聲和第三聲的音高變化在日語高低重音中是空缺的。

日語重音和華語聲調表面上看來都是音程的高低變化，然而日語重音表現在一個單詞內拍和拍之間的高低關係，即以各個拍為單位的音高變化。而華語的聲調則表現在各個音節內部間的高低變化，即以各個語素為單位的音高變化。華語共有四種基本調值（輕聲除外）---高平調、中升

調、低降升調、全降調。以調類來看則有---陰平、陽平、上聲、去聲，以調號來標示則為「55」、「35」、「214」、「51」(參考表二)。

表二 趙元任先生創制的五度制聲調符號

調類：陰平 陽平 上聲 去聲
 調值：高平 55 中升 35 降升 214 全降 51
 例：媽(mā) 麻(má) 馬(mǎ) 罵(mà)
 音長：次短 次長 最長 最短



2-2 日本學生學習華語聲調的偏誤

朱川(1994)認為日本學生在學習華語時產生三個明顯的偏誤，一、聲調偏平，二、連詞誤讀，三、輕聲重讀。許多日本學生遇到華語二字詞時，不論這兩個音節原調是什麼，一律誤讀為「升降格」，如：把「春風」說成「純風」，把「方便」說「房便」等。造成誤讀的原因與日語的「音便」(為日文漢字)有一定的關係。日語「音便」其中的一種表現就是日語在構成雙音節以上的詞會出現一些音高變化。也就是說無論原來日語的音高型式為何，當兩個詞合成為一個詞之後，只允許保留「中高式」的音高變化。例如わせだ□(早稻田)原音高為前高型，だいがく□(大學)原音高為尾高型，但兩個詞組合後音高形式則變成中高型的わせだだいがく□(早稻田大學)。這是因為日語語音特性不允許在一個詞中有二次的音高變化。也就是說日語合成詞只有一個音高的高峰。

吳(1992)建議華語聲調教學可以按照音位系統的概念，把華語的四個聲調分為有區別性的四種調型特徵，即高(H)、低(L)、升(R)、降(F)。陰平是四個調域內最高的，所以訂為「高」。上聲在連讀時，只有兩種調型，一種為後半上，這與陽平相同為高升調，所以可以把這種高升與陽平歸為一類。另一種為前半上為低降調，因此將它定於「低」的這類。陽平和去聲分別為升、降兩類。(見表三)

表三 二字調連讀變調的區別特徵 (吳宗濟, 1992)

調類	陰陰	陰陽	陽上	陰去
特徵	HH	HR	HL	HF
調類	陽陰	陽陽	陽上	陽去
特徵	RH	RR	RL	RF
調類	上陰	上陽	上上	上去
特徵	LH	LR	LL → RL	LF
調類	去陰	去陽	去上	去去
特徵	FH	FR	FL	FF

何平〈1997〉提出日本學生在聽辨上聲與去聲、陽平和上聲、陽平與去聲方面非常困難。特別是陽平和上聲一起聽時，日本學生往往區別不開，十分容易把上聲當作陽平。何平還提到日本學生常常起音度掌握不好，如華語的陰平【55】是高平調，學生由於起音過低而發成半高平調【44】或中平調【33】。華語的陽平【35】是高升調，學生由於起音低而發成中升調【24】或低升調【13】。華語的上聲【214】是低降升調，學生常常發為升調【14】或【35】。華語的去聲【51】是全降調，學生由於起音不高，常常讀成低降調【31】或【21】。

三、研究方法及步驟

3-1、研究對象

本研究對象為華語文能力為初中級的兩位日本學生，這兩位受試者都是國立中山大學華語中心的學生，學習華語時間 3~6 個月不等。本文將兩位受試者分別編號為受試者甲、乙。其中受試者甲華語能力較受試者乙高。本研究對象還有一位以華語為母語受試者丙，作為本實驗的對照組。受試者甲、乙、丙均以同樣的方式唸二字調詞表。

3-2、研究步驟

本研究分為三個部份，第一部分是先進行自然的訪談，以收集自然的語料來輔助詞表語料，第二部份請受試者依照詞表唸出。為求本研究的客觀性，詞表共分成 A、B 兩卷，其中內容完全一樣只是順序上重新排列過。詞表的設計主要是參考朱川（1997）（見附錄一）。但本實驗詞表分組與朱川不同，目的在於方便語音分析。

3-3、詞表的設計方法

華語有四個聲調，若放到二字調中排列組合，可得出 16 種排列關係，分別再加上輕聲，則共有 20 種排列。本研究中將這 20 種排列分為 A、B、C、D、E 五組。1、2、3、4、5 分別表示華語聲調中的陰、陽、上、去和輕聲。分組如下：

A：1-1、1-2、1-3、1-4

B：2-1、2-2、2-3、2-4

C：3-1、3-2、3-3、3-4

D：4-1、4-2、4-3、4-4

E：1-5、2-5、3-5、4-5

詞表中的內容分別將上述各組音〈A、B、C、D、E 組〉重新排列組合，以預防受試者的規律性預期心理。另外，本研究的目的是要測試發音能力，並不是要測試受試者的認字能力，所以詞表還附上注音符號〈bpmf〉，而且詞表中的雙音節詞皆屬於初級的詞彙。在開始進行錄音前，先讓受試者不限時間來熟悉測試詞表，但旁人不可告知受試者正確發音。正式錄音時，受試者若說錯了，也可以讓他自己進行修正，但是旁人不能加以協助。第三部份則是請以華語為母語者做聽覺測試，將甲、乙受試者聲調上的偏誤分別挑出來。接著再以語音分析軟體 PRAAT 分析並探討日本學生學習華語聲調偏誤現象。

3-4、分析方法

首先研究者以聽覺辨識甲、乙兩位日本學生在發（A、B、C、D、E）五組音時的聲調偏誤，並判斷哪一組音較常出現錯誤。再分別將甲、乙兩位受試者的偏誤率進行高低順序排列。最後則分別將兩位日本學生聲調偏誤的狀況，依 A、B、C、D、E 五組分別探討，並以語音分析軟體 PRAAT 加以測量，與以華語為母語者的聲調進行對比分析。

四、研究結果

4-1、聲調錯誤率

從表四中可看出甲、乙兩位受試者在聲調上的偏誤主要集中在 B、C 組音上，也就是集中在第一個音節為二聲和三聲的詞組。

表四 甲、乙兩位受試者聲調偏誤率

前 後	1		2		3		4		5(E)	
	甲	乙	甲	乙	甲	乙	甲	乙	甲	乙
1(A)	0.333	0.333	0.2	0	0.3	0.3	0.149	0.285	0.2	0.2
2(B)	0.4	0.8	0.25	0.75	0	0.5	0.4	1	0.667	0.333
3(C)	0.375	0.375	0.286	0.625	0	0.5	0.4	0.8	0.25	0.75
4(D)	0.333	0	0.333	0	0.167	0	0.2	0.4	0	0

由於甲、乙兩位受試者華語程度不盡相同，所以偏誤率高低是取個人的平均值。受試者甲偏誤率平均為 0.336。對受試者甲來說 0.336 以上為高偏誤率。受試者乙平均值為 0.4。對受試者乙來說 0.4 以上為高偏誤率。受試者乙 C 組音中 (3-3) 偏誤率偏高，推斷受試者乙變調規則沒有掌握好。

甲受試者的偏誤率高低順序：

1. 2-5
2. 2-4、3-4、2-1

乙受試者的偏誤率高低順序：

1. 2-4
2. 3-4、2-1
3. 3-5、2-2
4. 3-2
5. 2-3、3-3

雖然從受試者甲、乙的偏誤率高低順序中，看不出兩人之間偏誤率高低分佈的相同點，但是發現兩個有趣的現象。一是比對兩人的高偏誤率落點，發現在 2-1、2-4、3-4 有重複的現象。再者，2-3 和 3-3 的錯誤率都完全相同，這在受試者甲及受試者乙皆如此。這主要是 3-3 變調後

為 2-3，所以這兩組產生的結果應該是相同。但是乙受試者發 3-3 的錯誤率高達 0.5，由此可見乙受試者對於變調規則並沒有掌握好。以下是甲、乙兩位受試者聲調個別偏誤的情形。

4-2 甲、乙兩位受試者聲調偏誤情形

A 組音：

受試者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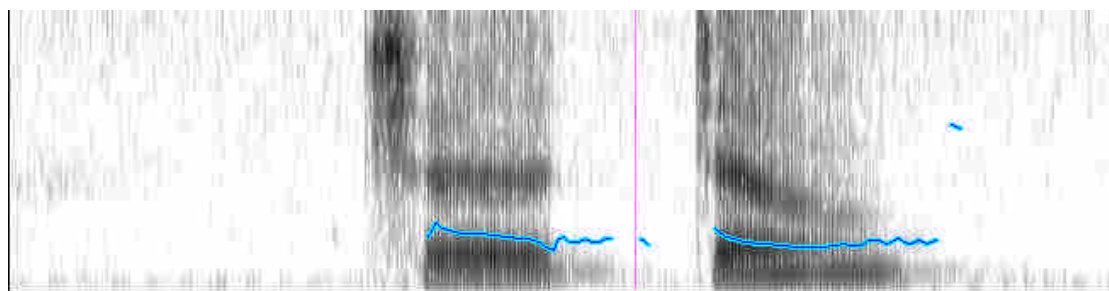
標準 \ 誤讀	1-1	1-2	1-3	1-4
	1-4	2-2	2-3	4-4

受試者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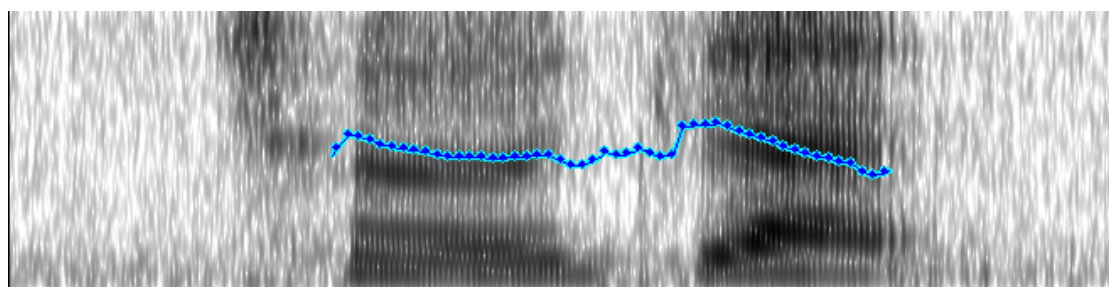
標準 \ 誤讀	1-1	1-2	1-3	1-4
	4-2	---	1-3/(1-2)	1-1
				1-1

在 A 組音中，在受試者甲語料有朱川所提出的「升降調」偏誤模式，其中在 1-2、1-3 中分別誤發為 2-2、2-3。在兩位受試者中也發現了趙麗君（2003）所提的日本學生在發一聲時常常會錯發為二聲或四聲的現象。受試者乙在發 1-4 音時總是誤發為 1-1，推斷是四聲降不下去，所以則維持第一音節音高發為一聲。如下圖。

車站(受試者乙) 1-4 → 1-1(誤讀)



車站(以華語為母語者)



B 組音：

受試者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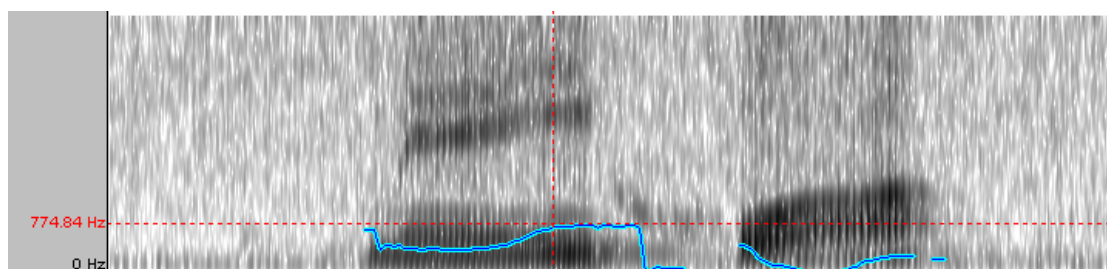
標準 誤讀	2-1	2-2	2-3	2-4
	1-1	2-3	---	1-4
	1-1(2-2)	3-1(2-1)		1-4

受試者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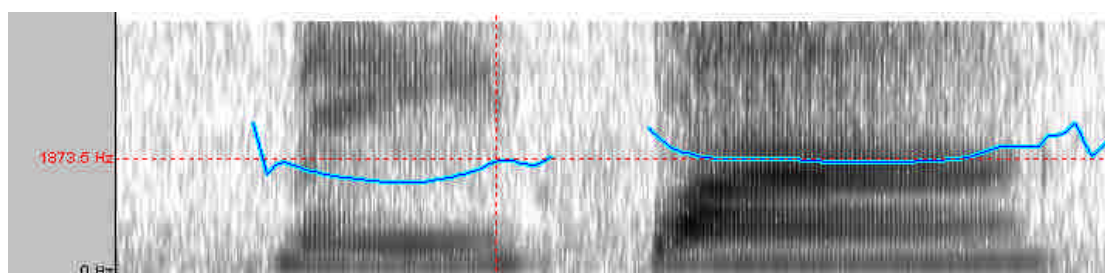
標準 誤讀	2-1	2-2	2-3	2-4
	1-1	1-1	1-2/(1-3)	1-4
	2-3	1-1/(2-2)	1-3	1-4
		1-2/(2-2)		2-3/(2-4)
		1-2		1-4
		1-2		
		2-1		

在 B 組音中，不論是受試者甲還是受試者乙，二聲普遍發不上去，而錯發為一聲（但是音高較以華語為母語者低）。趙麗君提出就算第一個音節二聲發正確了，第二個音節的音還是會因為同化作用（Assimilation）錯發為三或四聲。在本研究中，發現除了上述提出的誤讀現象，第二個音節還有錯發為一聲的情況。在 B 組音中第一個音節正確但第二音節錯誤的音共有 4 個（如果不算糾正後的音），分別是在甲受試者的 2-2 組音錯發為 2-3；乙受試者的 2-1 組音錯發為 2-3；2-2 組音錯發為 2-1；2-4 錯發為 2-3。根據上述發現，兩位受試者在 B 組音都常有錯發為 2-3 的現象。造成這樣的誤讀是由於依日語重音特性在一個單詞中只允許一個高峰，而且高讀之後就一定要低讀。而 2-1 這組音在二聲結束後還維持高讀，對於日本學生來說，是較困難的（如下圖）。

梅花(受試者乙) 2-1 → 2-3(誤讀)



梅花(以華語為母語者)



C 組音

受試者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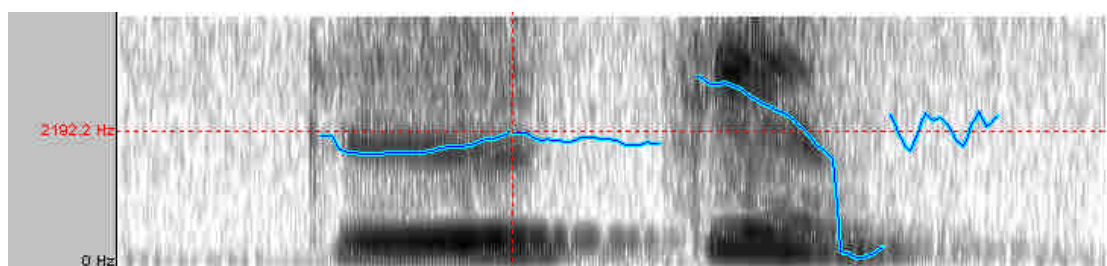
標準 \ 誤讀	3-1	3-2	3-3	3-4
	2-1	3-1	----	2-1
	4-1	3-3/(2-3)		2-4
	1-1/(2-1)			

受試者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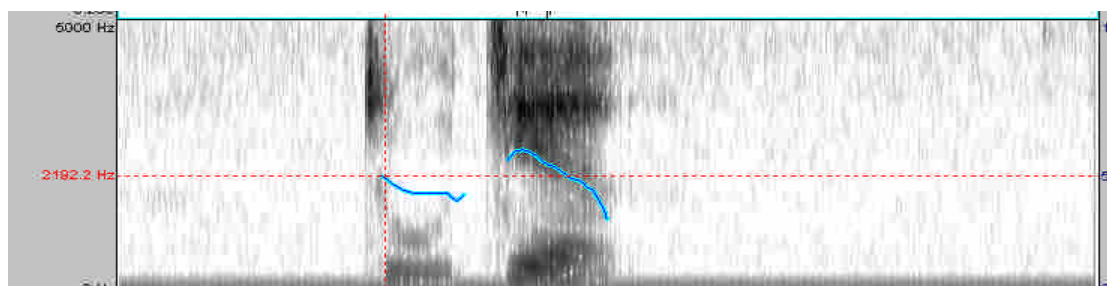
標準 \ 誤讀	3-1	3-2	3-3	3-4
	4-1	2-3	1-3	2-1
	1-1	1-2	1-3	2-4/(2-3)/1-3
	1-1	1-1/1-2	1-3	2-1
		2-1		1-4
		2-2/1-1		

在 C 組音中發現第一個音錯發為一聲和二聲居多。日本學生在發三聲時常錯發為上升調。但由於日本學生本來在發二聲時就常常發不上去，所以在這組音中也可以看到錯發為一聲的情形。由受試者甲發 3-3 音錯誤率為零情形看，甲受試者對於三聲變調規則完全掌握。同時甲受試者發 2-3 音，也發現錯誤率為零。但是乙受試者在發 3-3 和 2-3 時偏誤率均為 0.5，可知乙受試者對三聲變調的規則掌握情況還不純熟。在下圖 3-4 這組音裡，我們發現以華語為母語者在發「主」是發 214 裡的 21 的時長較長，後半上 14 的時長只有一點點。而日本學生則相反，在發 214 裡的後半段的 14 的時長相當長，而前半段的 21 時長則相當短，所以我們聽起來日本學生在發這個音時就像是發二聲。

主見(受事者甲) 3-4 → 2-4(誤讀)



主見(以華語為母語者)



D 組音

受試者甲

標準	4-1	4-2	4-3	4-4
誤讀	1-1	----	1-3	1-4

受試者乙

標準	4-1	4-2	4-3	4-4
誤讀	---	2-1	---	1-4
				4-1

在 D 這組音裡，我們發現日本學生在這組音裡偏誤率最低，出現很多零錯誤率。甲受試者第一個音以錯發為一聲為多，符合朱川提出的誤讀為「升降調」的特性。另外輕聲的調值因為是由前一個音節的聲調決定，所以以另外一個章節來探討。

4-3、甲、乙受試者 E 組音聲調偏誤情形

E 組音

受試者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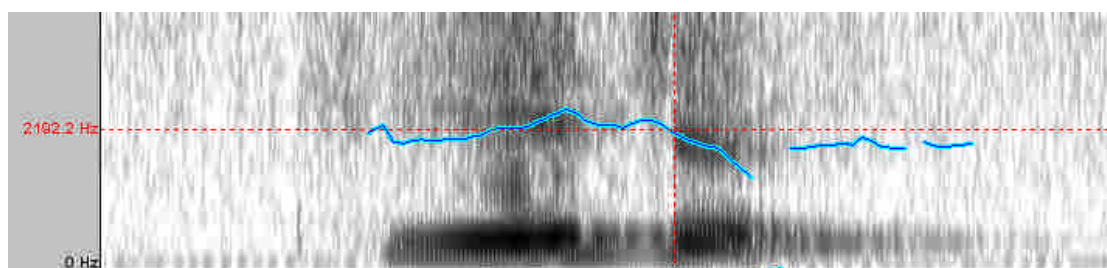
標準 \ 誤讀	1-5	2-5	3-5	4-5
	2-5	2-1	2-5	----

受試者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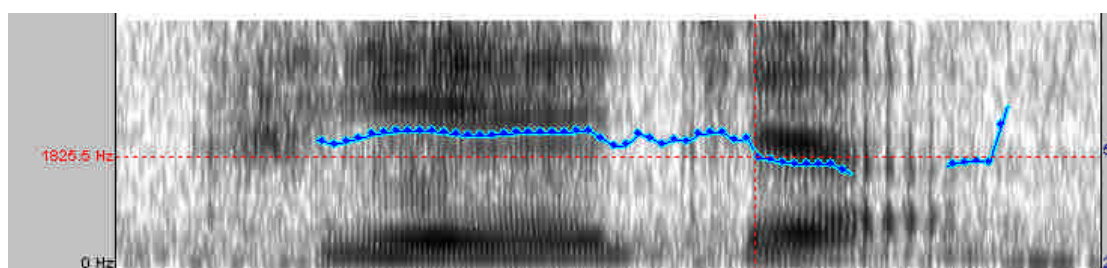
標準 \ 誤讀	1-5	2-5	3-5	4-5
	2-5	1-5	2-5	----
		3-5	1-5	
			1-5	

朱川提到輕聲在語音分析中常常被處理為變調現象，因為它的調值由它前面音節的聲調決定。在陰平及陽平後輕聲音節音高為 31，在上聲後為 4，在去聲後為 1。而且輕聲音節的時長一般來說較短。輕聲的音高雖然總的來說都是又輕又短，但卻不是一成不變，它總是隨著前一個音節末尾的趨勢而改變自己的音高。甲、乙受試者常見的偏誤情形如 1-5 的音均誤發為 2-5。以下將一一檢視以華語為母語者和以華語為第外語者在二字調中輕聲的差異。

接著(受事者甲)1-5 → 2-5(誤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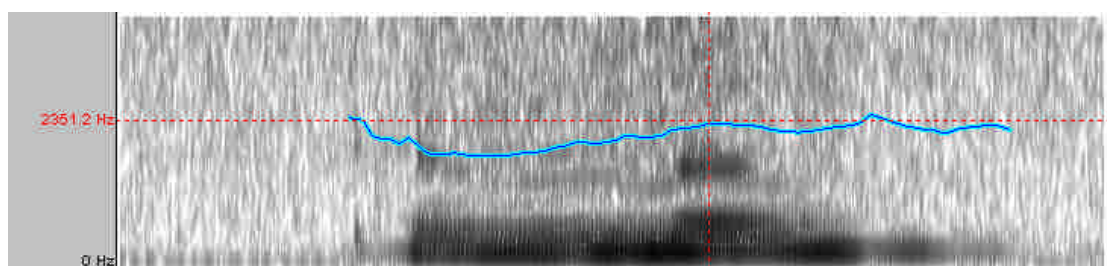


接著(以華語為母語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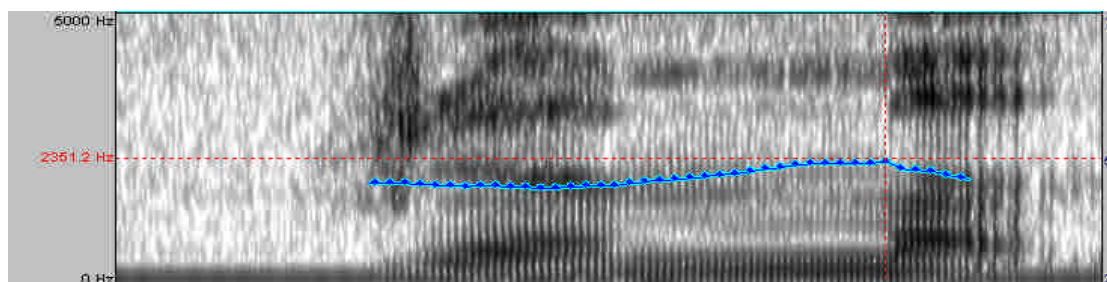


在第一個音節是一聲的情況下，我們發現日本學生在發這類音時，下降的動程較以華語為母語者大。

人們(受事者甲) 2-5 → 2-1(誤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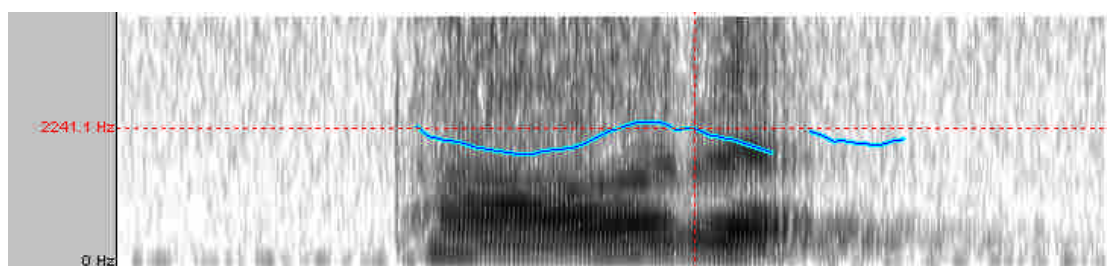


人們(以華語為母語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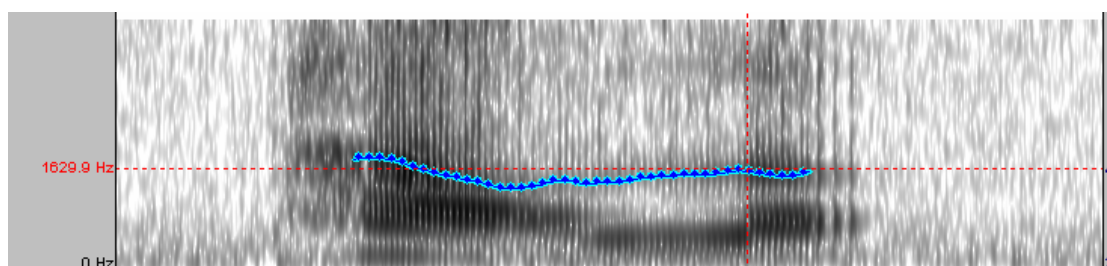


在「人們」的「們」，我們發現以華語為母語者發音時較平滑，且時長短。而日本學生發輕聲時長明顯過長。

跑了(受事者甲) 3-5 → 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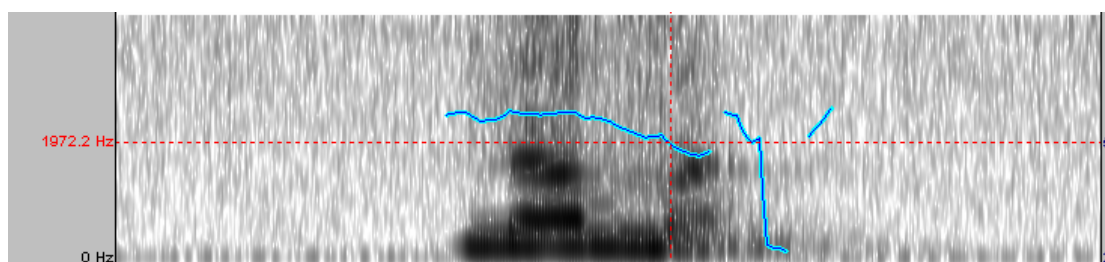


跑了(以華語為母語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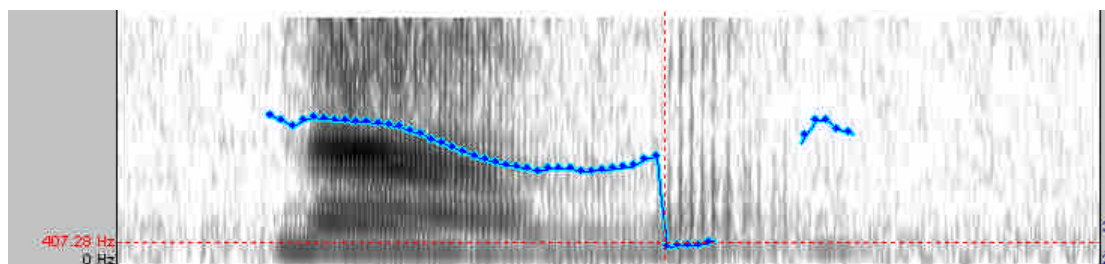


以華語為母語者在發這類音時，在第二個音節的結尾有些微的上揚，而日本學生由於第一個音錯發為二聲，所以在第二個音節的輕聲發現調型是呈現下降趨勢。

那麼(受事者甲) 4-5 → 1-5(誤讀)



那麼(以華語為母語者)



在這組音中，也可以發現日本學生在第二個音節頻率明顯過高。

五、結論

從以上的分析中發現，甲、乙兩位受試者在聲調上的偏誤主要集中在 B、C 組音上，也就是集中在第一個音節為二聲和三聲的詞組。兩位受試者的高偏誤率均集中在 2-1、2-4、3-4 組音。再者，2-3 和 3-3 的錯誤率都完全相同，這在受試者甲及受試者乙皆如此。

在 A 組音中，日本學生在發一聲時常常會錯發為二聲或四聲，但是錯發為二聲的情況較錯發為四聲情況多。受試者甲在 1-2、1-3 中分別誤發為 2-2、2-3。在 B 組音中，日本學生二聲普遍發不上去，而錯發為一聲（但是音高較以華語為母語者低），就算第一個音節發正確了，第二個音節的音也會因為同化作用（Assimilation）錯發為三或四聲或一聲。譬如，甲受試者的 2-2 組音錯發為 2-3。乙受試者的 2-1 組音錯發為 2-3；2-2 組音錯發為 2-1；2-4 錯發為 2-3。在 C 組音中發現第一個音錯發為一聲和二聲居多，日本學生在發三聲的時候常錯發為升調二聲，但由於日本學生本來在發二聲時就常常發不上去，所以在這組音中也可以看到錯發為一聲的情形。受試者甲在發 2-3 和 3-3 都呈現在零偏誤率，顯示甲受試者對於變調規則已經確實掌握。但乙受試者在發 3-3 和 2-3 時偏誤率偏高，可知乙受試者對三聲變調的規則掌握情況還有待加強。日本學生在 D 這組音裡偏誤率最低，在甲受試者中發現在 D 組音中第一個音節以錯發為一聲為多。而在 E 組音中，日本學生普遍發音時長過長，甲受試者和乙受試者在 1-5 組音均錯發為 2-5。甲受試者在 2-5 組音中錯發為 2-1，主要因為第二個音節的時長過長，所以聽起來像一聲。在 3-5 組音中，兩位受試者都有錯發為 2-5 的現象。但甲、乙兩位受試者在 4-5 組音均為零偏誤。綜上所述，由於華語聲調和日語高低重音兩者的作用不同，藉著對比分析找到規律，可幫助華語學習者掌握正確的聲調變化。

附錄一

普段話している速さと声の大きさと、下記の文章を読んでください
請用平常說話的速度、聲音、大小，唸出下面的字。

Subject No. _____

姓名： _____

中国語の勉強時間： _____

Date： _____

1. 新^一村^一、便^二宜^一、求^二情^一、新^一春^一、知^二心^一。
2. 心^一事^一、知^二識^一、粗^二布^一、車^一站^一、高^二興^一。
3. 會^二話^一、政^二治^一、立^二論^一、無^二賴^一、求^二救^一。
4. 電^二梯^一、汽^二車^一、不^二開^一、半^二天^一、大^二家^一。
5. 年^二年^一、飛^二機^一、癡^二心^一、廚^二房^一、學^二習^一。
6. 方^二法^一、工^二廠^一、開^二始^一、公^二里^一、發^二展^一。
7. 點^二滴^一、女^二家^一、恍^二惚^一、主^二張^一、呂^二家^一。
8. 事^二實^一、四^二十^一、事^二實^一、動^二畫^一、道^二路^一。
9. 制^二止^一、住^二防^一、淘^二汰^一、評^二價^一、無^二奈^一。
10. 收^二拾^一、梅^二花^一、直^二接^一、花^二肥^一、積^二極^一。
11. 提^二交^一、資^二源^一、休^二息^一、國^二家^一、打^二算^一。
12. 起^二重^一、舉^二重^一、主^二見^一、離^二開^一、表^二示^一。
13. 字^二紙^一、回^二答^一、明^二年^一、年^二級^一、課^二本^一。
14. 廚^二房^一、可^二能^一、檢^二查^一、以^二前^一、辦^二法^一。
15. 解^二決^一、桌^二子^一、椅^二子^一、旅^二行^一、起^二床^一。
16. 航^二海^一、結^二果^一、沒^二有^一、牛^二奶^一、啤^二酒^一。
17. 表^二演^一、揍^二了^一、爸^二爸^一、可^二以^一、了^二解^一。
18. 代^二表^一、電^二影^一、接^二著^一、叉^二子^一、杯^二子^一。
19. 覺^二得^一、名^二字^一、人^二們^一、飽^二了^一、跑^二了^一。
20. 湊^二了^一、那^二麼^一、哪^二裡^一、水^二果^一、你^二們^一。
21. 老^二子^一、腦^二子^一。

參考書目

- 王壽雲（1997）。日語聲調及其讀音模式。福建外語，2期，24-26。
- 朱川（1994）。漢日超音質特徵對比實驗。華東師範大學學報，1期，85-86。
- 朱川（1997）。外國學生華語語音學習對策。北京：語文出版社。
- 何平（1997）。談對日本學生的初級華語語音教學。語言教學與研究，3期，49-50。
- 吳宗濟（1992）。現代華語語音概要。北京：華語教學出版社。
- 重松淳（2001）。日本人學習華語聲調方面的一些問題和解決方法。對日華語教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72。
- 渡邊弘史（2003）。日語重音之理論與語音分類。吳鳳學報，11期，283-286。
- 趙麗君（2003）。有針對性的對日本學生進行語音教學。雲南師範大學學報，1卷，3期，66-67。
- 劉文祥、馬金森、鄭玉和、李紹庚、黃瑞金、王希時（2002）。簡明日漢辭典。台北：大新書局。